

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940606

10位ISBN编号：7503940603

出版时间：2010-1

出版时间：文化艺术

作者：无处可逃

页数：267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### 内容概要

年轻的时候，她不知该怎样去崇拜他，于是选择背叛。

背叛，得到名利、梦想以及她所憧憬的一切，可是心底隐痛从不曾终止，直到再相见……隔了一段被背叛的旧爱，所有遗忘、阴谋、报复、伤害都发生得理所当然。

只是，在那一刹，已是情动。

我们总在分手时心动，在岁月中铭记。

我们总是宁可拥抱伤痕，也要拒绝遗忘。

我的旧爱，你将永远不会知道，你便是我终生缄默，不敢言说，唯一的爱。

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作者简介

无处可逃：晋江原创网力捧，新生代都市言情作家代表。  
已出版作品《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》、《那一杯咖啡的爱情》、《桃花流水》、《尘尘三昧》等，深受女性读者好评，有一大批忠实粉丝。

## &lt;&lt;有一种爱谁敢言说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输液管里药水一滴滴往下滴落，杜微言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不是疼，可就是难受。她闭了闭眼睛，侧过身子，将半边脸都埋在被子里。

等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正午的阳光已然从窗户的正中央落进来，江律文站在那个护士身边，低声说着什么，杜微言听见护士压低了声音，似乎有些委屈：“得叫醒她了，还要换药呢。”

换药的时候才发现伤口是在头顶，纱布被揭下来的时候，杜微言想到了什么：“那一圈头发不会被剃了吧？”

护士一边熟练地换药，一边顺口就说：“没有，是在额角。就是缝了好几针呢。”

哎，别摸别摸。

江律文将她的手拿下来，压在床边，似乎在忍着笑：“没关系，你头发本来就不长，没什么区别。”

其实他不必压着她的手，因为杜微言眼神里满是懊丧和颓然，软绵绵地使不出半分力气。江律文一怔之后，反手握住她的手，轻声安慰：“伤口不算深，很快就会好。”

“还有，那个小孩的爷爷早上过来了，我没让他进来。”

杜微言猛地坐直了，嘴唇微微一动，却没有问出一句话。

“他拿了些东西过来，说是对不起你。”

江律文继续说下去，“还有，你在山上那个学校的东西，我也让人去搬下来了。新老师今天就已经上去了。”

护士换完药，往桌边的托盘上扔下了剪刀，叮咚一声，声响清脆。

仿佛打断了她的思绪，杜微言慢慢地靠回床上，又抽出了自己的手，一遍又一遍抚着干燥起皮的唇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？”

江律文微笑：“王队是我老朋友了。”

那时候就是我建议他请你来分析语音的。”

“她怎么把这件事忘了？”

杜微言呻吟一声，难道真是烧糊涂了？”

“我把一家人给毁了……”其实她并不知道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，她想打电话给爸爸，可是又怕他担心，除此之外，又还能找谁呢？”

“张大叔一家人对我都很好。”

他儿子抢劫，也是迫不得已……家里欠着一大堆债，晓晓妈妈又要重新做手术……”他温和地打断她：“微言，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犯罪的借口。”

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对那个孩子，你说得上是宽容。”

至于他的家事，本就和你无关……”“你当然会这么说！”

你试过走投无路么？”

你被钱逼上过绝路么？”

她剧烈地喘了口气，伸手就去够床边的电话，一边喃喃地说，“我要问问余老师。”

江律文看着她艰难地侧身去拿那只电话，并没有阻拦她，只是静静地说：“那个老人来的时候说，谢谢你。”

他说如果不是你，他儿子就一直是个抢劫犯，以后甚至会做错更多的事。”

我没让他进来，是因为医生说最好让你好好休息。”

至于他家的情况，你最好不要想着偷偷给钱——我想，这种事由政府出面资助，那个老人会觉得容易接受一些。”

杜微言不说话了，只是呼吸渐渐平缓下来。”

一室寂静。”

她仿佛重拾了理智，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

江律文并不以为意，低声叹口气：“正巧我昨天来这里开会，来得及接你到这里。”

## 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” 他的语气听上去成熟而宽容，这让杜微言愈发地觉得羞愧。她抬了抬头，抿了抿唇，目光在他略带着血丝的眸子中沉顿片刻，说：“对不起，一直以来，都是我在给你添麻烦。”

” 他莞尔一笑，伸手端起护工端来的白粥，只说：“吃点儿东西。”

” 她将头微微一偏，表情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。

“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。”

那个，师兄，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喜欢你？

” 杜微言一皱眉，一时间也顾不顧得上尴尬，那些话仿佛排练了许久，从舌尖吐出来，“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不是三年前的那个杜微言。”

你知道……时间过去了那么久，没有人会站在原地等另一个人。

” 她看见江律文的脸色一点点地变得严肃起来，更衬得侧脸棱角分明，仿佛是雕塑家手下的杰作。

“如果是因为这个，你一直在对我特殊关照……我会觉得很抱歉。抱歉我没法给你任何回应……”

他将一勺白粥舀起来，放在她唇边，神色岿然不动，只淡淡地说：“杜微言，这次我回国，是你主动来找我，还是我去找你的？”

” 有热热的香气一直缠绕在杜微言的呼吸间，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有些僵硬地答他：“你来找我的。”

” “所以说，我愿意这么对你。”

和你无关。

” 他将勺子送到她的唇畔，自如地微笑，“来，吃一口。”

” 他举了那么久，没有一点儿烦躁和不耐，杜微言勉强低了低头，张口去吃那一勺白粥。

江律文知道自己心里远远没有外表那么的镇定自若，她似乎永远有办法挑战自己的耐性和极限——而自己一直这么温吞吞地等她明白过来，是不是从一开始，就用错了方法？

微一怔忡的时候，便看见她的唇，唇色还很苍白，有一种近乎清白透明的诱惑。

他没有再想别的，甚至没有考虑后果，只是随意地将勺子扔回了碗里，俯下身就吻了上去。

杜微言来不及挣扎，张大眼睛看着他贴近，只能下意识地将脸偏开。

他的唇便带了微凉的气息落在她火热的脸颊上。

因为伤口，她不能用力挣扎，于是有些着急起来，用空着的左手去推他的肩膀。

江律文亲吻的动作停了下来，只是停在那里，面颊相贴，有一种难言的亲昵。

杜微言的头往后一仰，慌乱中触到了呼叫器，也幸好触到了呼叫器，很快就有人推门进来：“一瓶水吊完了么？”

” 他终于从容地坐起来，抬头看看那瓶药水，转头对一脸尴尬的护士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
” 护士临走前咳嗽了一声：“那个，她烧还没退，你们注意点儿啊。”

” 护士一走，杜微言连一肚子火都在瞬间灭了下去，只是无力能靠在床边，转过脸看着窗外的走廊，一言不发。

许是因为生气，她的脸颊反倒上抿出一个浅浅的梨涡，江律文抚了抚额角，只问了一句：“生气了？”

” 杜微言平静地开口，叫人意外的，他甚至看得到她唇畔浅浅的笑意：“江先生，以后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见面的好。”

” 那个瞬间，有一个想法很快地滑过脑海，江律文浓长的眉轻轻一抬，微笑着说：“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？”

” 杜微言只觉得头更痛了，别过脸，依然不说话。

“我开完会再来看你。”

” 他不再逼她，站起来，目光落在她有些闪烁的眼神上，莫名地顿了顿，“你那个同事一会儿会过来照顾你。”

” 她不置可否，声音略有些冷淡：“谢谢。”

” 只是这句话忽然提醒了她——算起来这几天杜如斐就会来明武和自己会合，再一起去红玉……

## &lt;&lt;有一种爱谁敢言说&gt;&gt;

她是不是该拜托易子容让他把那件事拖一拖，至少等到自己身体好一些了，再让爸爸过来？否则他见到自己这副鬼样子，高血压大概又要犯了。

江律文轻轻带上门，病房的一面墙是透明的玻璃窗，而此刻，百叶窗并未合着，他一侧头，就看见杜微言伸手去拿床边的手机。

她手上还插着吊针，行动略有些不便，江律文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回去帮她一把，转眼又想起了刚才小丫头的义正词严。

似乎是一阵淡风拂来的苦涩，强行让自己压下了回去的念头，他微笑着摇摇头，依旧慢慢地往前走。

病房的斜对面，墙边靠着一个人，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转着打火机。

想必是医院禁烟，实在是烟瘾犯了，只能在走廊上把玩打火机过过瘾。

江律文并没有在意，只在经过他身边时扫到了那人指间或明或暗的一团火焰。

司机从走廊那头走过来：“江先生，去开会么？”

他将目光从年轻男人俊挺的五官间移开，不再犹豫，只是颌首说：“走吧。”

易子容慢慢站直，目光收回来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嘴角轻轻地勾起，却又分明不是笑，带了淡淡的讽刺望向玻璃窗里的那个身影。

他没有接起电话，也没有挂掉，任它响着，一步步地走向病房。

杜微言将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又伸出左手去调了调输液的速度。

电话那头没人接起，她有些着急，指间用力过了些，一滴滴的药水仿佛细流，几乎连成一条线。

“不用打了，我在这里。”

伴着一串恒定而清晰的铃声，那个熟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来，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或许这是一种心有灵犀？

杜微言很快地调整了下脸上的表情，又有些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他并没有很快地走进来，有些漫不经心地靠着医院的白墙，说：“早上去山上看你了。”

又懒懒地扬起眉梢，看着她被包扎得有些像土豆的脑袋，轻轻笑着：“怎么弄成了这样？”

杜微言脸微微一红，想必现在自己这副样子，半人不鬼的极是难看。

无意识地伸手摸了摸头上的纱布，她侧头去看看一旁的桌子：“有没有镜子？”

易子容负手看着她略带慌乱的样子，淡淡地说：“不用找了。”

好看不到哪里去。

她讷讷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迅速地看了易子容一眼，胡乱找了个话题：“真巧，我刚想找你。”

其实易子容在前天看到她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。

她的头发微短，只到耳边，一双眼睛非常的灵动，总让他想起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天——那是她最好的年华，她从白乳般晨雾中慢慢走来，就仿佛是青山连绵在春色之中，灵透如水。

回忆和现实，交叠在一起。

现在床上的杜微言，脸色灰败，许是那块纱布，让她看起来有些失衡般的可笑。

可他专注地打量她，并不在意这些，唇角十分好看地抿起来，勾勒的弧度不深不浅，只斜斜地滑进人心深处。

杜微言被他看得有些难受，咳嗽了一声：“我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
我爸爸那里，你帮我拖一拖吧，这几天千万别让他过来，好不好？”

他双手抱在胸前，浓眉舒展，却沉默不语。

杜微言皱了皱眉，不自觉地伸手去抚了抚头上的纱布，有些自嘲地笑笑：“我爸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浑身都是伤，大概会直接晕过去吧。”

说着她将自己的左手伸出来晃了晃，食指上缠着一圈纱布，有些笨拙的样子。

易子容脸色微微一滞，半晌，声音回复了从容：“怎么？”

蜈蚣蛰了还没好？”

“蜈蚣是右手，这是被碗划破的。”

她笑笑，“简直是中邪了。”

易子容终于直起身子，探究地看她一眼，慢慢地说：“那个人，就是江律文？”

杜微言脸色一僵，下意识地去看看窗外，走廊上有护士轻轻走过，身影清晰。

## 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“你在外面多久了？”

“不久。”

”那丝嘲讽的笑愈加地浓烈起来，“恰好看到他喂你喝粥。”

”杜微言的脸色愈发白了一层，低头看看自己的两只手，之前的一番话，倒像是抢在他之前刻意的解释似的。

烦闷之间，只听到易子容又问了一遍：“他是江律文？”

”“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！

”杜微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忍耐到了极限，可是从昨晚开始，就从没放松下来的神经仿佛在此刻再难支撑她和人正常的交流了——“你们一个个是不是都吃错药了啊？”

我招你惹你了？”

”头皮一阵阵的发紧发疼，杜微言翻身睡下去，想了想，又不忿地坐起来，“你是我什么人？”

”易子容英俊的脸上看起来并没有生气，他一步步地踱近她的身侧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良久，久到连空气都沉甸甸地落了下来。

“我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你不清楚么？”

”他一点点地俯身下去，修长的手指在她的脸颊处轻轻地刮过，柔和，却又有些粗粝，“你忘了是谁缠着我要看《瓦弥景书》？”

怎么？”

你以为你悄悄溜走了，我会就像你这样子，装作全都忘了？”

”杜微言全身微微发抖，许是因为他的话被勾起了记忆，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拼命仰着头，唇线抿得像是绷紧的弦。

过了很久……又或许其实只过了片刻，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思路，慢慢地说：“莫颜，你不要逼我。”

我们……实在太不一样了，不可能在一起的。”

”易子容挑了挑眉梢，纯黑如墨的眸子不动声色地沉了沉，浅笑着说：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”她有些执著地摇头，声音很低，却很柔韧：“不一样的。”

”

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编辑推荐

谁是你的旧爱，你是谁的旧梦？

你可知我仍爱你的背影，甚过爱自己青春的容颜 旧爱绵绵·无处可逃 怀念只需要一《有一种爱谁敢言说》为借口，与千万人共鸣的一场心事。

首届盛大文学全球写作大展（SO）入围作品 你可知我仍爱你的背影，甚过爱自己青春的容颜



<<有一种爱谁敢言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